



西藏少年 跨海治腦瘤

文、攝影 / 魏璋廷



來自西藏的土登昂布，十七歲，
卻因腦腫瘤的枷鎖，被困在十二歲的身軀裡。
「顱咽瘤壓迫下視丘的腦腫瘤摘除手術，有五成的機率會醒不過來。」
醫療團隊面對如此高的術後風險，救，還是不救？
「若不接受治療，最多再撐三到五年……」
「哪怕只有一絲希望，都會盡最大的努力！」
這是花蓮慈院醫療團隊對土登昂布的承諾。
經過半年的時間，
土登昂布得以復學，開始新生活了！

今年十七歲的土登昂布(以下簡稱「土登」)，來自西藏，因患有腦部腫瘤，導致發育遲緩、雙眼完全失明。經長期關懷藏胞生活的臺灣慈善團體「智喜團體」與「明愛文教基金會」牽線，轉介慈濟基金會。土登於二〇一七年三月底抵達花蓮慈濟醫院接受一連串的醫療計畫。

神經外科邱琮朗主任表示，土登患有「顱咽瘤」，腫瘤最大部位為六點五公分。雖為良性腫瘤，但腫瘤生長部位在腦部的下視丘，是人體所有內分泌的來源，導致土登身形比同齡少年嬌小；加上腫瘤壓迫視神經，導致雙眼失明。林欣榮院長率領醫療團隊，神經外科、復健科、中醫科等多科別，為土登制定縝

密的醫療計畫。

「哪怕只有一絲希望，醫療團隊都會盡最大的努力！」自三月到六月之間，邱琮朗主任及蘇泉發主任為土登進行七次手術。六月中，復原良好的土登順利出院。九月初，西藏傳來好消息！土登取得青海省唯一提供盲人教育的學校——「青海省特殊教育學校」的入學資格，準備復學！

有一種愛，是家人無私的愛

土登昂布來自青海省玉樹州。一家人原是牧民，在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，那一望無際、遼闊的草原上，放牧著犏牛與馬群。在土登小學二、三年級時，配合退牧還草政策，一家人離開草原，到



經過四天的路途奔波！十七歲的土登昂布在媽媽卓瑪措毛(右一)與翻譯久美昂布校長(右二)的陪伴下，於三月二十七日順利抵達花蓮慈院，花蓮慈院陳培榕副院長(左一)親自迎接一行人的到來。左二為智喜團體的朱麗華女士。



較為繁榮的稱多縣珍秦鎮居住。土登與媽媽卓瑪措毛，以及大他兩歲的姊姊珍尕，一家三口，相依為命。

宗教，在藏人生活中，極其重要。藏人的教育，小孩子開始學會走路，父母就會帶著孩子到寺廟；祈禱，不為己求，而為六道輪迴眾生的離苦得樂。土登就讀小學六年級時，主動表達出家的想法，媽媽縱然不捨，也依著土登的意願，將小愛化為大愛，讓土登到寺院出家，成為小沙彌。

好景不常，幾個月後，土登的眼睛出現異狀，視力逐漸模糊，一開始還能感覺到一些影子般的成像，後期連光感都沒有了，土登只能離開寺院回到家裡，也中斷了求學。土登的視力每況愈下，三年後，十五歲的他，雙眼已經完全失明，「眼前都是一片白茫茫的。」土登說。

土登生病後，家人為了求醫，只能籌錢。變賣家中僅有的值錢物品、向親友借錢，唯一的姊姊也輟學外出打工。家人帶著土登四處求醫，看藏醫、看西醫、看中醫、江湖郎中、周邊的醫院，都看遍了。家人花了力所能及的費用，為土登醫治，然而土登的病情卻毫無起色。原本就是領政府補助金的一家人，生活更顯艱辛。

有一種愛，是師生間的情

求助無門的土登一家，在二〇一五年底聯繫上「久美校長」。久美校長，全名久美昂布，原是土登就讀的小學「珍

秦鎮中心寄校」的一位老師，後期被調派到他校擔任校長。久美校長在教職工作之餘，熱心於公益活動。他帶著土登，到青海、四川的大醫院就醫。其中一家醫院回覆，土登的病，沒救了；另一家醫院評估的手術費用，對土登一家，是天價。

在久美校長努力奔走下，和長期關懷藏胞生活的臺灣慈善團體——智喜團體與明愛文教基金會聯繫上，並轉介慈濟基金會；其中，智喜團體的成員何逸僊醫師，正好是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的學弟。何醫師主動與林院長談及土登的病況，林院長表示，花蓮慈院團隊將盡最大努力協助。

七次手術考驗不斷 為一線希望努力

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召集神經外科、復健科、中醫科等醫療團隊，為土登制定縝密的醫療計畫。國際醫療服務中心許文林副院長帶領團隊，搭起兩岸橋樑，為土登辦理來臺與後續醫療相關行政手續。考量土登只會說少許的中文，而媽媽只會說藏語，久美校長承擔起翻譯的工作，全程陪伴土登來臺就醫。

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土登在媽媽以及久美校長的陪伴下抵達花蓮慈院，由神經外科邱琮朗主任收治。這趟遠從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青藏高原，一路南行到花蓮的旅程，轉搭多種交通工具，從小巴、轉大巴、再搭飛機、到火車，全程歷時四天！

醫療團隊為土登安排一系列的檢查項目，包括眼科檢查、磁振造影檢查(MRI)、內分泌指數等。

邱琮朗主任表示，土登罹患的「顱咽瘤」雖為良性腫瘤，但生長部位在下視丘，是腦部正中心，是人體所有內分泌的來源、是賀爾蒙的「司令部」。腫瘤的壓迫，導致土登的發育不完整，身形比同齡青年嬌小許多；加上腫瘤壓迫視神經，導致雙眼失明。當下視丘受到腫

瘤的壓迫，長期會導致病人昏迷不醒，甚至死亡。

邱琮朗主任說，一般而言，患有顱咽瘤的病人，術後視力百分之百可以回復，但是經眼科檢查，土登的視神經幾乎萎縮，術後視力是否回復仍有待觀察。「那怕只有一絲希望，醫療團隊都會盡最大的努力！」邱琮朗主任說。醫療團隊也開始為土登進行甲狀腺素、類固醇等藥物治療。



醫療團隊為土登安排一系列的檢查項目，包括眼科檢查、磁振造影檢查。左圖攝影／久美昂布

三月三十日：首次手術 馬拉松式腦部腫瘤移除手術 歷時七小時，切除 85%的腫瘤

士登的顱咽瘤最大部位為六點五公分，三月三十日，邱琮朗主任帶領醫療團隊，為士登執行首次手術，移除腦部腫瘤，以達到視神經減壓與恢復下視丘功能。邱主任表示，士登的腦腫瘤與正常組織「黏得緊」，腫瘤「比較硬」，造成手術上的困難，不易剝除。醫療團

隊運用超音波刀與氣化儀，小心翼翼的為士登進行腫瘤摘除手術。

超音波刀，是利用超音波原理將腫瘤震碎再吸除，大大減少手術中的意外和出血量，保護血管，提高手術的安全性；氣化儀是透過零點二公分的小圓頭，取代傳統電燒刀，用於組織切割外，同時止血，縮短開刀的時間與出血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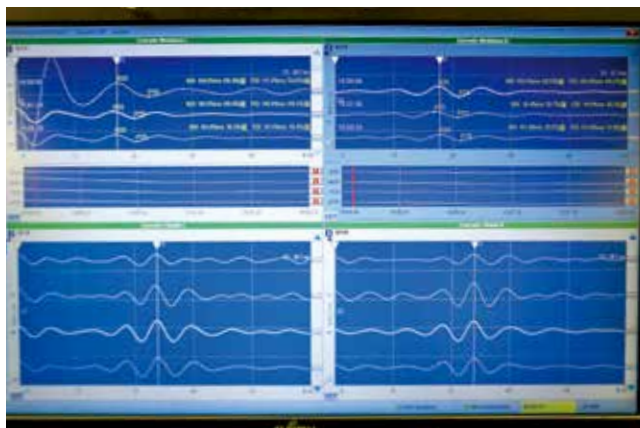
腦部構造是精細而複雜的，腫瘤移除手術中的所有動作，都需要在顯微鏡下完成。透過顯微鏡放大效果，釐清腦瘤



三月三十日，邱琮朗主任帶領醫療團隊，為士登執行首次手術－腦部腫瘤移除手術，以達到視神經減壓與恢復下視丘功能。



邱琮朗主任（左三）特別以最新的感覺神經監測器全程監測，掌握士登四肢的神經傳導狀況，一有變化隨時調整





初次手術結束後，土登媽媽在久美校長的陪伴下來到加護病房。林欣榮院長（左一）和神經加護病房主任李天國醫師（左二）詳細解說，安媽媽及校長的心。

與周邊血管、神經的關係，避免切除腫瘤時傷及神經或血管。透過顯微鏡，醫療團隊針對土登腦袋瓜裡的「頑強」腫瘤，「仔細地慢慢燒、慢慢剝、慢慢修」。

手術全程，歷時七小時。手術中總是需要長時間使用顯微鏡的邱琮朗主任說，「我的眼睛，永遠都是紅的。」

腦部腫瘤移除手術，過程中的任何神經損傷，後續會產生很多包含運動及體感覺上的問題。所以，邱琮朗主任特別請廠商從臺北帶來最新的感覺神經監測器，全程監測神經傳導訊號。舊型的感覺神經監測器，一次只能監測一條神經狀況；最新的感覺神經監測器，一次能監測多條神經，協助醫療團隊在術中，

掌握土登四肢的四條感覺神經的神經傳導狀況，一有變化隨時進行調整。

透過手術，邱琮朗主任為其切除 85% 的腫瘤。剩餘的 15% 腫瘤因與大血管、下視丘沾黏嚴重，後續將以加馬刀治療。邱主任表示，依照以往的經驗，先透過手術切除大部分腦瘤，再加上加馬刀的治療，八到九成的腦瘤可被控制住，甚至會繼續縮小。

手術完成後，為土登於腦部裝設引流管以控制腦壓。術後，土登被送至外科加護病房，持續觀察病況變化。醫療團隊也特別安排土登的媽媽入住病房的家屬休息區，讓媽媽能就近照顧土登，膚慰媽媽焦急的心。



三月三十一日：二次手術 顱內顱外血管吻合手術

每一場精湛的手術，過程需考慮周詳，仔細小心。而手術的第一要件，就是術後病人要能醒過來。邱主任說：「顱咽瘤壓迫下視丘的腫瘤摘除手術，有五成的機率，病人會醒不過來。」每一刀，都戒慎精準，仍然，會有其不可預測的手術風險。

術後隔天，醫療團隊觀察土登的肢體恢復情況不佳，透過磁振造影 (MRI) 確認土登出現缺血性腦中風的術後併發症，邱主任立刻召集團隊為土登進行「顱內顱外血管吻合手術」。

邱主任進一步解釋，腫瘤包住土登的腦部血管，導致血管收縮嚴重，進一步造成腦缺血。主要發生痙攣（收縮）的內頸動脈，血管前端正常，末段血流減少，透過「顱內顱外血管吻合手術」，將正常的頭皮血管接入內頸動脈的末端，將血液灌流到不足的組織，以增加腦部血流。

幹細胞治療 白血球生長激素 (G-CSF) 注射

此外，針對土登的缺血性腦中風，醫療團隊也安排幹細胞治療療程。邱琮朗主任表示，造血幹細胞可分化成紅血球、白血球及血小板，透過白血球生長激素 (G-CSF) 注射以增加幹細胞。「缺血性腦中風表示腦細胞受傷，透過手術可增加血流量，就像『提供飲食』，幫



外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認真學習藏文單字，以便與土登進行簡單對話。

助受傷的細胞恢復健康；但是對『壞死的』細胞，『補充飲食』是沒有用的，需要『補充人員』，也就是幹細胞。透過幹細胞治療，促進神經再生，幫助病人恢復得更好。」

四月七日、十六日、二十七日： 第三、四、五次手術 腦部引流管置放

腦腫瘤的壓迫，使得土登患有水腦症。水腦症俗稱腦積水，是腦脊髓液不正常的堆積在腦部，經過腦室循環圍繞在大腦和脊髓的表面、腦部大靜脈，最後回到心臟。腦脊髓液的產生、流動、循環和吸收維持一個穩定環境，以保護神經系統。

然而，土登的腦脊髓液途徑被腫瘤「壓住」，腦脊髓液最終無法回流心臟。因此，團隊分別在四月七日、十六日為土登置放「暫時性」的腦部引流管，等到腦水「清澈」，以及中風狀況穩定後，四月二十七日為土登置放「永久性」的腦室腹腔引流手術，透過引流管的壓力控制，解決積水問題，也維持適當的腦脊髓液量，達到保護與營養供給的功能。

回想那段土登在外科加護病房的日子，邱主任說：「壓力真的很大，很焦慮。」「但是土登的恢復結果，比我們原本預期的要好很多，讓醫療團隊，很欣慰！」

五月二日，在加護病房接受照護滿一個月的土登，轉出普通病房。

**五月十三日：第六次手術
處理左腦血塊**
**五月三十一日：第七次手術
加馬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**

土登的顱咽瘤經第一次手術切除 85% 腫瘤後，剩餘的 15% 腫瘤因與大血管、下視丘沾黏嚴重，以加馬刀治療。神經腫瘤科蘇泉發主任表示，顱咽瘤是一種



神經腫瘤科蘇泉發主任（上圖左）為土登執行加馬刀手術，術前裝設頭架，然後進行術前 MRI 檢查評估；神經腫瘤科蘇泉發主任與一般影像科張寶源主任（下圖右一）就檢查報告討論。檢查完術後影像，蘇主任宣布手術順利成功。



對加馬刀「很敏感」的腫瘤，治療之後腫瘤可能縮小，也可能穩定不再生長，以上都達到治療目的。治療顱咽瘤，加馬刀是必要的過程。

五月十三日，邱琮朗主任為土登執行第六次手術，處理腦內殘餘出血；三十一日，由神經腫瘤科蘇泉發主任為土登執行加馬刀手術，處理殘存的腫瘤，期望能達到穩定腫瘤、甚至是縮小的功效。

蘇泉發主任進一步說明，加馬刀是利用兩百零一根加馬射線集中照射，患者不須打開顱骨，在單一的療程中，將幅射離子束，由四面八方集中照射顱內特定腦瘤，如同太陽光之聚光點，腦瘤接受極高的治療劑量，而周圍組織劑量減至最低，達到治療腦瘤不傷害腦組織的目的。

萬事俱備後，卻有個小意外，讓加馬刀手術差點無法執行。原來是加馬刀手術前，需為土登裝置頭架，並進行核磁共振攝影，但是土登的頭太大，導致頭架裝置困難，所幸後來順利排除問題，蘇主任推測可能是水腦症的原因，使得土登的頭比一般人大許多，已達到團隊能夠處理的極限值。幸好，問題順利排除，後續的加馬刀手術也順利成功。

如陽光燦爛的男孩 迎來生命的春暖花開

土登昂布的治療計畫中，中醫與復健是兩大重點。中醫的針灸療法具有疏通經脈、調理氣血等作用，邱琮朗主任

表示，透過中西醫合作，能幫助腦中風病患縮短復元時間，並改善神經受損程度。

術後，土登從一開始的四肢無力、只能躺床的狀態。透過與職能治療師張琦、物理治療師魏于鈞、葉于瑞、李祐如每天不間斷的復健計畫，漸漸能自己吃飯、下床、坐輪椅、如廁、在他人攙扶下走路、騎腳踏車，一直到能用盲人杖走平路、爬樓梯。這一路的艱辛與努力，職能治療師張琦都看在眼裡。

張琦說，剛接觸土登時，他很沉悶，看起來總是很疲憊，對任何事都沒有興趣。但是，當他發現自己身體狀況愈變愈好，行為也開始活潑了起來。現在的土登喜歡探索，原本都很認真復健，後來愈來愈「皮」，總是邊玩邊復健。「但是真的很高興，看到土登出現這個年齡該有的樣子。」

不僅是體能上的好轉，土登的心境也逐漸好轉。土登的媽媽說，土登自從生病後，很少開口講話，總是不快樂、不開心的樣子。來到花蓮慈院後，除了接受醫療診治，更感受到許多善良人給予的真心幫助。漸漸的，土登變了，話多了起來，心情也愈來愈好，喜歡找人聊天，四處「串門子」。媽媽說，是花蓮慈院醫療團隊，改變了土登。

職能治療師張琦也提醒，由於土登的右上肢較不靈敏，回到西藏後，仍要持續使用右上肢，達到活化腦部對應肢體功能的區域，逐步減輕後遺症。



物理治療師葉于瑞為剛轉到普通病房，體力尚未復原的土登進行復健治療。



護理師也幫土登加油打氣。



土登復原狀況漸佳，在物理治療師魏于鈞引導下認真復健。

化解語言障礙

治療土登，「語言」是醫療團隊最急切需要面對的問題，藏語有多種方言，彼此之間並不能溝通，甚至需要兩位藏人一起翻譯，特別是在久美校長簽證期滿，返回西藏後，更是一大難題；但在智喜團體的接洽下，多位在臺的喇嘛、藏人，接棒來到花蓮承擔翻譯工作。

土登和母親說的是「康巴話」，會說康巴話的喇嘛，不諳中文；會說中文的藏人，說的卻是另一種「拉薩語」，不諳康巴話。因此，醫療團隊的每一句話，都先由諳中文的藏人翻成「拉薩語」，再由喇嘛翻成土登和媽媽熟悉的「康巴話」。為了達成醫病之間的共識，每一場對話，都需耗費兩倍以上的時間。

帶高山的孩子去看海

身體逐漸的康復，土登自己很努力，寸步不離身邊的媽媽，與志工、醫療團隊的陪伴，更是土登強而有力的支持力量。在接受治療的兩個多月過程中，土登不只有媽媽、慈濟志工的愛與關心，更有久美校長、智喜團體的「小朱媽媽」（朱麗華女士）、「師父」（羅松喇嘛）以及許許多多藏人同胞的關懷，志工就近住在民宿裡，提供媽媽和土登無微不至的照顧。用滿滿的愛，守護著土登。

花蓮慈院常住志工顏惠美師姊還與土登約定，當土登能走路的時候，一定帶他去看海！原來，西藏是看不到海的，土登好希望能夠去海邊，感受海風；也



讓媽媽看看美麗的大海。為了遵守承諾，土登認真的復健。

就在土登出院前幾天，顏惠美師姊依約帶著土登和媽媽來到七星潭。媽媽在土登耳邊說著，「我們現在在海邊、在海邊喔！」眼睛看不到海的土登，怎麼感受海的呢？「我認真地用耳朵聽海浪聲，用皮膚感受海風！」土登說。

最愛唱歌的土登，手握著石頭，打上節拍，唱起歌來，一首接著一首！眾人就這樣共度了充滿歡笑與回憶的海邊午後。

出院前的殷殷祝福

土登的復原狀況良好，近三個月的療程後，終於可以出院！出院前兩天，土登在林欣榮院長、合心八樓神經外科病房護理長余佳倫的陪伴下，回到靜思精舍，向上人親自獻上象徵藏族最高敬意的黃色哈達，表達感恩之意。上人鼓勵土登，回到西藏後仍然要持續復健，更要好好運用健康的身體，做好事、幫助他人。就是對醫療團隊、對所有幫助土登的人，最好的感恩。

祝福土登的出院前歡送會，也在出院前一天，於合心九樓溫馨舉辦，土登透過藏文祝福歌曲與舞蹈，向醫療團隊獻上感恩，也展現治療後的身體復原成果。還和醫療團隊一起，切下代表祝福的蛋糕。要接著趕去開刀的邱琮朗主任，臨別前，還俏皮的跟土登說：「謝謝你的蛋糕喔！我討很久了，終於吃到了！」

充滿靈性的歌聲，從花蓮慈院合心八



西藏看不到大海，花蓮慈院常住志工顏惠美師姊依約，在土登出院前，帶著他和媽媽到七星潭看海！
圖片提供／顏惠美

樓的日光室傳來。土登透過西藏傳統的舞蹈與歌聲，向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、神經外科主任邱琮朗、神經腫瘤科蘇泉發主任等人獻上感恩與祝福，並展現治療後的身體復原成果。

歌詞是這樣說的，「在我的西藏老家，有個大白塔，每年的宗教慶典，我們都到那裡祈福。」六月十五日要出院的這一天，土登也為花蓮慈院的醫生叔叔、護士姊姊祈福，謝謝醫療團隊為他治療腦裡的大腫瘤。

邱主任說，未來，土登除了定期抽血檢查、定時服藥，以維持體內的內分泌變化；也希望能在半年後回診，確認身



土登與媽媽等人與花蓮慈院醫療團隊進精舍向上人獻哈達道感恩。

體的復原狀況。土登才十七歲，未來的路還很遠、很長，在經歷病苦折磨後，遇到了多位生命中的貴人，花蓮慈院醫療團隊也為土登點亮了一盞心燈，指引的方向，通向希望。

六月十九日，土登順利出院，在魏老師的轉介下，到位於臺北的愛盲基金會接受光感辨認、食衣住行的生活自理能力訓練、定向行動訓練……等，協助土登能自主感知外在環境的情況，安全的行走、搭乘交通工具，找回自主行動的能力，逐步能照顧自己，獨立生活。

三個月沒回家的土登，於六月二十七日順利抵達青海省省會西寧市。考量老



土登為林欣榮院長、蘇泉發主任及邱琮朗主任獻上象徵藏族最高敬意的黃色哈達。



家青海省玉樹州的高海拔(四千五百公尺),影響土登腦壓,不利身體回復,因此,久美校長安排土登先暫居於西寧市(海拔兩千公尺),等到幾個月適應後,再回老家。青海省的慈濟志工一知道土登抵達的訊息,便驅車前往與土登、土登媽媽、久美校長見面,悉心了解土登在花蓮慈院的治療過程,並鼓勵土登堅持復健鍛鍊。

九月初,西藏傳來好消息!目前還暫居在西寧市的土登,已經通過測驗,取

得青海省唯一提供盲人教育的學校——「青海省特殊教育學校」的入學資格。土登,準備復學!

土登,花蓮慈院的醫療、志工團隊、西藏的家人、朋友、志工,所有關心著你的人,就像花蓮和西藏的山一樣,守護著你,直到永永遠遠。土登昂布,加油!

ཐུབ་བསུན་ནོར་བུ། སྐྱིང་སྐྱོབས་མ་ལུ་མ་
ལུ། གང་མགོ་ཉམས་དྲག་བའི་རེ་བ་ཡོད། (土登昂布,祝福你,重獲堅強與精神。)

返回家鄉後,土登已取得青海省特殊教育學校的入學資格。照片提供/朱麗華



後記

「心慈人善似觀音，醫德高尚比宇妥。」（「宇妥」為藏族古代神醫，堪比藏醫界的「華佗」）持續陪伴土登的久美校長，特地贈予花蓮慈院藏族傳統旗幟，感恩醫療團隊對土登治療的用心與治療。

「土登是個特別可愛的孩子！」憶起還是小學時期的小土登，久美校長臉上滿是笑容。土登之前就讀的小學，「珍秦鎮中心寄校」，是所寄宿學校，孩子們除了寒、暑假外，一年中有九個月都在學校，一起生活著。全校師生約八百人，感情特別緊密而融洽，老師的角色，白天教書，晚上就陪伴孩子們，大夥兒一起玩耍、跳舞，既是老師、又身兼父母與保母的角色。

當時的小土登還是表演團體的一員呢！那是一團共七人的「哲嘎」表體團



久美昂布校長特地贈予花蓮慈院藏族傳統旗幟。

體，「哲嘎」，是一種說唱式的表演，是藏族最傳統的藝術。久美校長說，「活潑、可愛、好動！」的土登，感恩花蓮慈院的仁心仁術醫治，讓被病苦久困的土登能重展笑顏。

就如同他的名字一般，土登昂布一稀世珍寶，如同天上的太陽一般燦爛！「我默默祈禱，願上天能眷顧這個陽光燦爛的男孩，能夠迎來他生命的『春暖花開』。」

尊敬的各位朋友：

今天，是個特殊的日子。十七歲的土登經歷著他人一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手術。從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青藏高原，一路南行，我們經歷了很多，終於到達臺灣，一切的艱辛曲折、委曲求全、風雨兼程，為的就是今天。不能否認，此刻，我們充滿所有的期待。此刻，在手術室外，我們都焦急地期待著手術的結果，畢竟，一個孩子一生的命運，就在此時決定。我明白，人的一生活，可以做的其實很少，我只能默默祈禱，願上天能眷顧這個陽光燦爛的男孩，能夠迎來他生命的「春暖花開」。我也明白，人的人生，可以做的其實很多，畢竟，不論結果如何，我們都盡我們最大的努力，溫暖了一個倍受命運摧殘的孩子和母親脆弱的心靈。本來，我們互不相識，本來，我們遠隔千山萬水，本來，我們僅是形同陌路，但是，是你們的愛心、善良、熱情、慈愛、對生命的憐憫，讓我們遠隔千山萬水的不同民族的同胞，在今天彼此相識、相認、相待。佛說：一切有為法，盡是因緣合和，緣起時起，緣盡還無，不外如是。此刻，我想感謝所有幫助土登的善良的人們，我想對你們說，「無論結果如何，你們的無私奉獻，就是我們心中的活菩薩，願我們保持善良，為了更多眾生的離苦，盡自己所能，在生命中的每一刻，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們！」

久美

團隊盡最大努力

口述／邱琮朗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任

土登的腦腫瘤治療，有兩個重點。一為縮小腫瘤，甚至不見；二為恢復視神經功能。

土登是我第一位來自西藏的個案，病情其實蠻嚴重的。加上術後與預估有一段距離，缺血性腦中風、腦浮腫、腦積水等術後可能的併發症，他都發生了。期間，醫療團隊很用心、很積極，也一直很努力的，為他執行許多拯救神經功能的手術與療程。

手術，當然希望都是非常順利的。但事實上，外科手術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符合期望，可能會經歷一段很艱難的過程，對病人本身、對家屬、對醫生、對所有醫療團隊，都是煎熬，也是困難。這些，我們都碰過，也盡了全力。

一連串的醫療過程，是緊湊而充滿變化的。有時候也會忍不住想，「算了，就這樣吧」；但是念頭一轉，一想到，病人也許還有機會！哪怕只是一點點，我們都要更積極，更努力！針對術後中風病況，團隊緊急手術接血管、



邱琮朗主任說，土登的媽媽是最辛苦的，總會聽到媽媽因擔憂而偷偷流淚。媽媽真的把土登照顧得非常好！（右一為智喜團體朱麗華女士、右二為土登母親，左一為藏文翻譯志工）



置放引流管、幹細胞注射、加馬刀手術、藥物治療……搶救生命，醫療團隊一秒鐘都不能耽誤。

那怕只有一絲希望，醫療團隊都會盡最大的努力！

土登從術後昏迷不醒、手腳不能動，慢慢地恢復、進步，直到肢體活動、行動力、思考、語言功能，都恢復到原來的狀況。一系列完整且緊湊的療程，慈院團隊的照護真的非常好！換成其他醫院、其他團隊，可能都沒有辦法做到。

視神經的部分就比較可惜。一般來說，患有顱咽瘤的病人，術後視力百分之百能夠回復。但是經眼科檢查，土登經腫瘤壓迫時間過久，視神經幾乎萎縮，術後視力是否回復仍有待觀察。但是，術前土登的瞳孔，完全沒有反射反應；術後的瞳孔檢查，發現土登的瞳孔有些微收縮反射。土登的視力回復，仍然還是有一點機會，這是未來我比較期待的部分，希望土登的神經功能可以慢慢恢復，可以看到一些影子、比較大的字。

特別要提的是，土登的媽媽是最辛苦的。幾次聽到梯次醫療志工回饋，總會看到媽媽偷偷在病房走廊底獨自落淚。離鄉背井、言語不通、擔心土登的病況，相信媽媽的心理壓力一定很大，但是媽媽真的把土登照顧得非常好！

語言上，雖然無法直接溝通；透過心靈上的溝通，透過表情與肢體動作，醫生跟家屬的感受是共通、是有默契的。🌱